

非典型战争

之一：千手千眼

千颗莲子
来自莲花诞生的清水之央
那里住着爱哭的凤凰
眼睛是莲子剖开后的法相
泪痕不长 却浮动愁肠
在那一个海
那一个湾
解体成水 碎成浪花
像梦一样飞
像梦一样坠
飞过千手 坠入千眼
飞得看不见 坠得看不见
以千种角度
穿透天地
湿了老家
那是遥远的道场
有位女神
左眼是海 右眼是湾
在东西众神之间
在南北大楼之间
以西方的醇酒
滴东方的阴柔
左手圣炬 右手宝瓶
浴我以自由 抚我
以母性 轻轻 不即不离
叫我活也自在 死也自在
我是如此自在如上帝
含着泪也含着观世音
含着尘埃如牡丹
含着残骸如红梅
含着玫瑰血
含着爱情水
一点一滴
无声无息
有声自在 无声自在
我是如此自在如万物
千场梦皈依风沙 千轮因果
化作白浪
拉扯海湾

之二：河边即景

大地是颤抖的肌肤
在沙暴路过的梦境

泥沼是夜夜深陷的家园
拉扯着你入土的苍凉
归来吧河边骨
归来吧梦中人
当晚风变色
你散发而至
盘旋在黑的中央
你脚不落地
踩着星光
你附身玫瑰
染红月亮
这是生离死别后
弃置的哭眼睛
以及河之洲
这是失散的白骨
挥洒磷火
照七千年春秋
来吧
去吧
假如你是真的
来去从此变得忧伤
之三：灌溉以泪
如果记忆会枯萎
我们将重新安排遇见
在灯笼遇见萤火那年
叫你的回眸
再次遇见我的夜游
我将无法逃离你的风景
如你的背影
无法逃离我的灯心
如果硝烟是一缕清香
病毒必将落地轮回
我们却在空中花园
预支太多山水
天地因我们拥挤
人间因我们疾苦
花间再也无法摆下
百年的美酒
以及千年的夜光杯
我们必须再写邂逅的诗
再唱约会的歌
重摆人间的相对
只要守着方寸
少场即能以梦施肥
我们将播种以诗

灌溉以泪
等待一朵
无刺泊玫瑰
之四：海的哀伤
当你爱上远航
挥霍三百六十度的流浪
海平面上的回眸如夜里战船
以最黑暗的角度
释放烟火
释放哀伤
天涯海角只是浮沉之岸
如忘了行程的梦
降落在忘却港湾的水
因风起皱
因浪白头
飘摇的爱情
是雨
也是鸥
之五：伊，妹儿
我再也撕不开
跋涉而来的封密
我无法摆平
也无法摺起
你潦草的笔迹
我无法再用唾液
粘紧人性的交流
我无法再把带菌的方寸
隔离在老旧的抽屉
你的浪漫演绎得很直接
那是一种千军万马的传递
千山万水
只是一种科技
它来自方方正正的容颜
比门外的金属邮箱
多了一层招惹尘埃的静电
我需要两滴传统的眼剂
却总是滴歪
湿透了脸皮
所以在夜幕的框架里
我往往读不清你的模糊
我的语言只是一种输入法
它是标准字码
无法压缩沉重的情话
但我可以传送游离的双臂
邮递坐立不定的笔画

我的血肉可以凑合再分解
分解再凑合
凑合着魂魄
凑合着烟火
凑合着三晚半夜误入沙场的
伊
妹儿

之六：如果今晚比较深
今夜不曾下雨
我等待的是一场
黑色的璀璨
许愿对我来说
只是一次抬头
一次低头
一千零一夜
只是一次守望
再一次
守望

如果今晚比较深
我会留一扇小小的窗
守一个
华丽的遐想
不抬头
不低头

只要一夜的亮灯熄灯
风也好雨也好
就一个小小的
框
框着风霜
框着梦幻

如果今晚比较深
我将沉沦在虚浮的神话
随梦的流域遁入千里魔境
飘忽在字里行间
顺流是封面
逆流是封底

一本页码错乱而不愿装订的史记
一潭载满离愁而无法上岸的柔情
如果今晚比较深
黝黑的历史将澎湃而来
殷红的爱情将蛇蜒而去
如两条大河
流动不深不浅的两行泪
女郎，河里的女郎
明天还有没有一个岸

能让你想起我
还有没能一个我
能让你想起等待和哀伤
之七：捕梦网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提著花篮住在捕梦网
牵挂夜夜叮咛的铃铛
叮咛着那一年的那一天
叮咛着那一天的那一个少年
歌声是按捺不住的皮鞭
扬起即成风沙
挥落即成梦幻
床头的网
鼓噪着神话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个羽毛与草绳编制的帐房
住着巴格达的左边右边
住着少年的左臂右臂
左是底特里斯河
右是幼发拉底河
左左右右
住着老歌
住着惆怅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两句借自中国民歌）

之八：等待骨灰
点一柱香只为化作轻烟
摆一个灵位从此一生相对
当你的忌日化为灰烬
依附在我的模糊的眼眶
我将布置最初的新房
与你共渡余生
当冥界一年一年升温
人间一年一年冷却
我只能以两行热泪
融化最后的爱情
叫魂儿寸寸剥落
铺盖泛黄的老墙
如零落的亲情挂满四壁
挂着一屋子离愁
在烟花绽放的日子里
我的爱情不会老去
因为我的徘徊比你久
我的夜色
比你深

我留一片易燃的痴心
为你吟诵火红的相思
给你一张一张
薄薄的
燃烧的情信
如急急的声声催促
催你归来归来
归来重温欲走还留
我将静静等待
等待你的骨灰搅和我的骨灰
等待你的灵位
重叠我的灵位
当我的魂魄化作轻烟
我的你的忌日
将焚化成灰尘里的
生生世世